

2002年10月,中石油在罗布泊建起第一个加油站。

三间彩钢房,一座加油棚。

彩钢房,挡不住太阳,也挡不住风。一场沙尘暴下来,屋内全是沙。睡觉起来,床上是一个人形。

2007年5月13日,前任站长走了。我来了。我来了,一干就是八年!四个人一条狗。

没去过的人想象不到,一望无际的戈壁滩,连半根草都没有,更别说树了。当地人说,有草有树,就不是罗布泊了。开始我还不懂,罗布泊为啥不长草?后来,听勘探队的人说,地下140米全是盐,100年也挖不完,那还能长啥?

我不甘心,就试着种。从100多公里外拉来土,把油桶割掉一半盛上土,这回总没盐了吧。可是,不管种什么,没几天就蔫了。有盐的土养不活。没盐的土也养不活。

“死亡之海”连空气都容不得绿!没绿就没绿吧,更难过的是——没水、没电、没路、没人。除了我们,难见活物。

尽管一天加不了几辆车,但这里绝不能没油站!有了油站,车辆、厂矿、工地,包括数得过来的几户人,就都有了指望。一句话,罗布泊活了。在这里建站,不为挣钱,只为贡献。让祖国大地每个枝节末梢,都有呵护生命的血液。

进站那年,我二十八岁。站里算上我就四个人,都是男的。镇长送给我一只狗,德国黑背。来的时候很小。他说,狗是伴儿,有它你们不寂寞。不然你们累了一天,不想说,没话说。日子长了,连话都不会说了。

镇长说得没错,人和人需要交流。我们每天干得又累又渴,真的不想说话,也没得说。这时,狗来了,围我们转圈儿,逗我们玩儿。我们就跟它说话。我带狗出去遛,剩下的三个员工就干坐着。公司领导来看我们,带来吃喝,我们很高兴。领导问一句,我们答一句。不问,不答,两眼盯着吃喝。领导说,咋不吭气?我说,惯了。不爱说话,成了罗布泊人的通病。有人说这叫荒漠综合症。

当初,油站建成后,第一车油是从库尔勒运来的。运油的人背了200个馍馍,500多公里走了十五天!

为啥?没路。不但没路,也没信号,全靠运气。我被撂在半路十多次,又派人来找。从油站去公司,出发前我得提前说一声,我啥时候走的,大概啥时候到。如果不到,就派人来找。找不着活人,就收尸。

我开着越野车,在茫茫戈壁滩孤独行走。含盐的沙地一块一块地翘起,好像东北平原刚犁过的地。东北的地是松软的,这里不是,硬得很,敲开一块里面全是盐。一下雨就走不成,盐化成白泥。四野苍茫,没有参照物,辨别不清方向。只好走一公

罗布泊的春天

□李迪



里就停下来,在沙包上绑个红布条。来回走几次,布条绑多了,找不到路就找红布条。就这样,我还迷失过几次。印象最深的一次,差点儿送了两条命。我带员工小刘开车从罗布泊出来,才走了80公里,轮胎后面的钢板就断了,走不成了。不能等死,只能回去喊人。我把水给了小刘,说我去喊人。他说我去!我说我是站长听我的,你在这儿等着,太阳出来就躲车后去,中午趴到车底下。这两瓶水要省着喝,准备撑两天,可不敢一会儿就喝完了。离开小刘后,我走了十几公里就迷路了。又热,又渴,又累,一头栽倒在沙子里。我想,我可能活不成了,余纯顺就是这样死的。正在绝望,来了一辆矿山的车,把我救了。我来到矿山,给派出所报警。所长赶紧带人赶过去。赶到的时候,小刘已经虚脱,再晚一步人就没了。

从那儿以后,我就养成了习惯,来加油的,不管认不认识,都要问一声,师傅,你到哪儿去?如果说去玩,我就说你别去了,有可能把命玩丢了。如果说去探险,我就问东西带得全不全?水要带够,油要带够,手机号要留下。很多人不知道水的宝贵,一仰脖儿就光了。我看到这样喝水的就生气,说你不要这样喝,水是救命的!他问那咋喝?我说抿一口就得,留着万一。出事都在路上,车一坏,一躺说不定几天,没水咋弄?不是吓唬你,到时候想喝自己的尿都没有!再有啊,遇到沙尘暴,就把车熄火,抱着吃的喝的等待救援,千万不能再走。逆风走不动,顺风走着走着人就没了!

八年时间,我把罗布泊方圆几百公里都跑遍了。联系客户,问询需求,送油上门。油也送到了,路也摸熟了。每走一处都留下我的手机号。我的手机24小时不关机。有时候半夜两三点来电话,孙站长,我们迷路了!别急,告诉我你们现在的方位!

对方大概说个方位,我心里就明镜似

的,带上救济开上车,找到人,一直把他们带到路口。走吧,兄弟!

跟没路一样,没水同样困扰着我们。每人每天一暖壶,吃喝洗涮就它了。我规定不许洗脚,洗完脸水留着,给狗喝。它太可怜了,舌头整天伸着。

没水都能凑合,关键是没电。来车加油了,就打着柴油发电机发电,发好电了再加油,加完油就关机。为省柴油,也为省机器。白天加不成油,地表温度高,汽油都挥发了,出来的全是气。咋办?晚上干!白天休息,晚上通宵营业。

工作难,生活也难,天天土豆。天这么热,别的菜也带不成。韭菜带来就是一坨水,西红柿烂成酱。如果有拉沙的车进来还好,把菜掸上水埋在沙子里,拉到油站还能吃。说实话,天太热了,也不想吃饭。光喝水,人都肿了。早上五点半出太阳,彩钢房晒一个小时就成了蒸笼,根本待不住。温度计往地上随便一插,就是70多摄氏度。日子再难,我们也没一个怂的。坚守油站,坚守罗布泊。彩钢房热得不能住,我们就挖地窝子,钻到地下去。先挖四五米,形成一个宽敞的下沉区域,铺一层水泥地面,然后横向挖洞,盖几间小房。撑上木头,砌上砖,老结实了。钻进地下,人和狗都凉快了。

俗话说,儿不嫌母丑,狗不嫌家贫。我们这儿是狗不嫌日子苦。初来时,镇长送的德国黑背是一只母狗,我起名叫老布,是在地窝子里养大的。它看家相当可靠,来人加油它不咬,但油站的东西你不能动,就是捡个空矿泉水瓶子也不行,你不放下就咬你。养了三年,下了七八窝,到处都来要。都喜欢这个品种。可以说,罗布泊的狗都是它的后代,个个是英雄狗。可惜,后来得了病,又没兽医站,死了。我哭了一鼻子,在油站后面挖了坑,埋了。派出所当初要了两只小狗,看老布没了,又还回一只,我起名叫小布。后来,小布有了自己的孩子。2012年,它老死了。

它最后看我的那一眼,我一辈子都忘了!我哭了一整天,把它埋在了老布的身边。小布的孩子又接班了,跟我们一起坚守。老布、小布,小小布,三代狗,前赴后继,陪伴了我们十几年。

从没水、没电、没路、没人的苦难岁月,一直陪伴到现在,有了水、有了电、有了路、有了人,有了新的加油站,有了年轻的站长!

冰天雪地的严冬过去了,春天来到了罗布泊。谁说罗布泊没有春天?两只斑鸠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,在油站的雨棚下搭了一个窝。啊?这里没草叶,也没树枝,它们用什么搭的窝?我定睛看去,突然,哗的一下,泪水冲了出来!

我不敢相信!我泪流满面!我放声大哭!——它们用工地上的铁丝搭了一个窝!

大家V微语

驾车之悟

□王开林

●“驾龄越长,司机的胆子越小。”太多的案例提醒老司机,千万不要以胆小为耻。

●在正常情况下,明智的司机是不会强行变道的。强行变道是以蛮横的方式压缩对方的空间来赢取自己的空间,就算驾驶员技术娴熟,也不知对方肯不肯及时礼让,要是碰上路怒族,电光火石间,当场对上来,结果很难美妙。给对方留有余地,就是给自己留有余地。

●有些会开车的人未必会倒车,倒车时盲区和死角更多,撞人和翻车的危险更大。因此聪明人永远都对开倒车的人抱有戒心和警惕。

●会开车的人也未必会停车。有些司机将车停在小区门口,停在人行道上,停在拐角处,停在禁停区。很显然,教养、公德、安全意识和法律观念,有些司机不是单缺,而是样样欠缺,他们开车上路,简直就是职业杀手一般可怕地存在。

●无论在何处,理智的司机都会放下“强者”的架子,谦卑,更谦卑;低调,更低调。面对行人、骑车人、乘车人要如此,面对路上偶尔出现的动物也要如此。说到底,司机稍不留神,就会酿成大祸。

●一位好友说:“社会就是一辆车,我们都在车上。”

鸡肝食谱

□尤今

在谈胆固醇而色变的今日,人人把鸡肝视为洪水猛兽;可我生命中有一段时期,家里的饭桌,几乎天天都有鸡肝。

那时,旅居于沙特阿拉伯,常到红海一带向流动摊贩购买鸡肝。一袋鸡肝,少说也有五六十只,可是,折合人民币仅售十元,价贱如土。阿拉伯人不喜欢吃鸡肝,买者多是旅居者。

回家后,把几十只鸡肝倒在大大的盆子里,一只一只温柔地、慢慢地清洗。洗完,沥干水分,便搜尽枯肠地把鸡肝变出多种面貌了。

最干脆利落的,是把鸡肝丢进热水里,烫熟,捞起,蘸辣椒吃。鸡肝嫩滑柔软,像一块油脂。吃不完的,搁进冰箱,第二天,切成薄片,蘸蒜泥而食,那种丰腴的诱惑,是味蕾的惊叹号。

有时,把鸡肝捣成泥状,熬粥给孩子吃;原本毫无情调的那一锅粥,立刻变得色泽妩媚,香气氤氲。遗憾的是,这一招用得过于频繁,伤了孩子的味蕾,后来,他一看到我把粥端出来,转身便逃;时至今日,还是与鸡肝势不两立。物极必反,诚然。

最开胃的煮法,是用少许盐和胡椒粉把鸡肝腌了,裹上薄薄的面粉和金黄的鸡蛋沫,在油里炸香。外脆内酥的鸡肝,味儿细致,一个接一个地吃,吃得上气不接下气,幸福的感觉浩浩荡荡。

较为繁复的烹调方式是,将鸡肝剁碎,用腐皮包了,蒸得半熟,再放进油锅里,炸得金光灿烂,脆而不碎、酥而不腻,吃得连舌头也消失了。有一回,刚把一大锅鸡肝腐皮卷炸好,一名阿拉伯朋友来访,我给他盛了一碟,他尝了一个之后,咂嘴弄舌,接着,风卷残云地把一整碟腐皮卷吃得个精精光光,之后,追问我:“你用了什么馅料啊?”我老老实实地回答:“鸡肝呀!”他死也不信,还说:“你真会开玩笑耶!”由此可见,巧妙的烹饪方式是能够改变他人的饮食品味的。中国菜肴风靡世界,正因为它能以“一”变出“无穷”啊!

很怀念那一段狂吃鸡肝的日子,然而,正是那种罔顾一切的任性,使胆固醇好似千年不融的霜一样囤积在我体内。

种瓜得瓜,种豆得豆。

求仁得仁,求胆固醇当然也得胆固醇。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:贾敬伟

一版编辑:赫巍利

一版美编:冯漫

图编:王泰舒

零售
专供
报



替自己爱的人做事

□蔡澜

我最讨厌洗碗碟,要是有个人替我做这个工作,谢天谢地,我宁愿在客厅喝白兰地。

一向认为这是女人应该做的事。辛苦了一天,回家还要干这些劳什子?但是,如果双方都上班,我也贊成分工合作,你烧菜,我洗碗,或者倒过来。其实,互相有爱意,煮饭洗碗,同是一件事,多做一点有什么关系,何必分得那么清楚?就算你真的抢着来洗,对方也不让你。

烧东西吃,我是喜欢的,我能一进厨房,就做出印度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印度尼西亚、越南、缅甸的种种咖喱;鸡、牛、蔬菜、蛋,顺手得来的材料,烧一桌菜,每一样都是咖喱,但是各品味道完全不同。煮完后,厨房一塌糊涂,我就少理了,又在客厅叹(粤语里指慢慢品尝)白兰地。

男人炒菜,一定比较好吃,简单的几个蛋,也能煎得比女人香。试看,世界上的大师傅,有几个是你们。

你又在笑骂了,这个乱七八糟的厨房怎么办,大师傅?

“我来洗,我来洗。”嘴里是这么说,但太饱了,身体不想动。这个时候,你会说:“算了,还不了解你?去喝你的酒吧。”

虽然不喜欢洗碗,但是绝不能说我不洗碗。先挤洗洁精,打开水喉,浸一会儿,再把碗碟用粗尼龙布仔细擦一次,最后慢慢地冲水,用手指揉了又揉,等到“呱呱”有声时,才会拿出来吹干,光光亮亮。

当然,这是我一个人的时候做的事,有你在,我才不干。

去一个与伴侣分开了的朋友家里,烧菜给他吃,又差点把他的厨房弄爆炸,杯盘堆积如山,他一个人慢慢地洗。

“喂,干什么,快点出来喝酒。”我大声呼唤。

对方咬着烟斗,态度安详,一个杯子洗了又洗,什么时候才把所有的东西弄干净?“你不要管我,也不要剥夺我的乐趣。”他静静地回答。

能够替爱人洗碗,好过孤独和寂寞,是一种幸福。



□穆瑞彪

师承孙文勃、卢志学、张复兴、满维起。中国书画家协会副主席,中国同泽书画研究院书画家,辽宁美术家协会会员,沈阳市文联委员,沈阳市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,沈阳市书画院专业画家。2008年被沈阳市委宣传部、沈阳市文联授予优秀艺术家。